

刷白的面子盖不住问题的里子

□□ 柯利刚



近日,安徽省阜阳市因为在脱贫攻坚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被中央在全党通报。细数起来,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扶贫工作搞成“形象工程”。安徽省阜阳市在扶贫过程中将一些村庄的房屋墙面清一色地刷成了白色。阜阳市颍州区扶贫办曾预算60万元,采购“脱贫摘帽专题宣传片”。第二,厕所改造搞成“半拉子工程”。阜南县委台乡桂庙村新建的公共厕所不到一年时间就断水断电。不仅如此,村里的污水处理设备也一直处于烂尾状态。第三,拆违拆旧搞成“龙卷风工程”。据阜南县委台乡各村村民反映,乡里的干部前一天来下拆违通知,第二天挖掘机就进村拆违了。第四,建档立卡推行名额限制。据阜南县委台乡各村多名村民反映,他们在向村里申请贫困户时,被告知“已无名额”。第五,扶贫帮困存在造假贪腐。一些贫困户的扶贫手册内容和实际帮扶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另据多名村民反映,他们的养老金曾被村干部拿走。

厕所改造、拆违拆旧、建档立卡、扶贫帮困等,是扶贫工作的常见事项。虽是扶贫之事,却并不容易做,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这么一个结果:该办成的事没有办成,不该出现的问题反倒出现了。

这些不该出现的问题一旦出现,其危害是极为巨大的。首先,浪费大量的财政资金。脱贫攻坚,当然要花钱,但花钱是为

出了成绩,而不是为了出问题。花钱反倒花出了问题,就是对财政资金的极大浪费。其次,扰乱群众的生产生活。“刷白墙”在操作过程中过于简单粗暴,甚至“把红门刷成了白门,像哭丧一样”;改厕不见成效,排污反倒毒死了鱼苗;拆违拆旧简单粗暴,甚至就地埋埋群众物资。这些都属于典型的扰乱群众生产生活的做法。此外,损害群众的正当权益。建档立卡推行名额限制,一些农民明明符合申请条件,却无法通过申请;扶贫帮困存在贪腐造假,贫困户的帮扶资金本就有限,一些人还要从中“分一杯羹”,这些做法无疑损害了一些群众的正当权益。

危害是由问题带来的,那问题又是由什么带来的呢?直面上看是工作方式不当带来的。阜阳市在扶贫工作中,至少存在以下几种错误做法:轻重把握不当,让农村变“白”,不是不可以,但这种变化应该是名副其实之变,而不是弄虚作假之变;应该是实质之变,而不应该是表面之变。此外,比房屋的变化更重要的,应该是人的变化。统筹规划不当,在厕所改造过程

中,有重建轻管的问题;在排污管网铺设过程中,有工程烂尾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其核心是统筹规划不当的问题。时间安排不当,前一天下达拆违通知,第二天挖掘机就进村拆违,如此安排进度,又焉能不出问题?目标设定不当,一些乡镇干部无中生有搞出一个“贫困户名额”,是为尽早实现“数字脱贫”。在他们看来,贫困户事实上有没有脱贫并不重要,数字上脱贫就已然足够。核实监管不当,扶贫手册材料造假,记者稍加核实就能发现,当地干部怎么就没有发现?乡镇干部存在贪腐行为,记者稍加走访就能得知,当地监管部门怎么就不知道?这充分说明当地的核实监管工作存在严重不足。

扶贫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地情况不一,少数地方出现几个问题,有时候是难以避免的。放眼全国,扶贫领域出现问题,也不仅仅是阜阳市一个。当然,这不是在为阜阳市“洗白”,而只是想说明,阜阳案件之所以让人震惊,不在于它有问题,而在于它的问题实在太多。

出现如此之多的问题,单单用工作方

式不当,是不足以解释原因的,这说明,在工作方式不当的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认识方式的不当。而这认识方式的不当,最为核心的便是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和巨大危害认识不到位。“刷白墙”“拍摄宣传片”“半拉子厕所改造”,重其外不重其内,重其形不重其实,这属于典型的形式主义,而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拆违拆旧搞“一阵风”“一刀切”,建档立卡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扶贫帮困重造册填表、不重核实,这属于典型的官僚主义,而他们也并没有认识到。脱贫攻坚,只许胜不许败,地方上如此作为,损害的不仅仅是地方百姓的切身利益,更有损于党和政府对千万贫困群众的郑重承诺,这巨大危害他们更没有想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面子刷得再白,也迷惑不了双眼,更盖不住问题的里子。阜阳案件被全党通报后,该撤职的撤职,该调整的调整,对于单个案件,事情总有画上句号的那一天。但阜阳案件所呈现出来的这些问题,真的只是阜阳市一个地方的问题吗?其他地方是否或多或少、或明或暗也存在此类问题?跳出阜阳市单个案,站在全国的角度去审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站在历史的角度去思考基层治理、社会发展问题,应该说,其他一些地方应以阜阳为镜,展开深刻全面的自查,切实做到无则加勉、有则改之,争取将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

整改反馈莫要“纸上谈兵”

□□ 唐小兰

只看有无反馈,不问整改是否到位;上午刚发通知,下午就要反馈;整改反馈常态化,日常工作边缘化……这些问题整改中的“反馈怪象”已成基层减负的一大绊脚石,部分地方将问题整改反馈的“治理真章”变成形式大于内容的“材料文章”。部分基层干部谈整改反馈而色变,活活变成“反馈再反馈,整得心好累”。

在日常工作中,对于需要整改的问题确实需要形成文字,这不仅能够为接下来的工作提供指引,也是展示实绩的有效载体。但一些地方却把“纸上整改”等同于“落实”,这就属于典型的工作跑偏。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纸上的整改意见、整改方案,只是为落实提供了一个方向,并不代表真正的落实。整改材料有没有效果,能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到具体的整改行动中一探究竟。

“纸上整改”是一股不正之风。这种以材料落实工作的态度,本身就是一种“伪政绩”的表现,也是为官不作为、懒政怠政的体现。这种“唯材料论”的背后,必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应付检查。但不论多精美的“装扮”也掩饰不住“形式主义”的本质。

“牡丹花好空入目,枣花虽小结实成”。不干,再好看的整改方案也是空谈,再完善的整改意见也是摆设。工作是干出来的,不是描出来的。要让整改真正地取得实效,就需要用行动去证明。

狠刹“纸上整改”的不正之风,就是要纠正干部政绩观的跑偏,在精准考核的制度上下功夫,对精心打磨材料而不落实材料的行为给予惩处,才能够让干部意识到书面材料和真抓实干一个都不能少,唯有如此才能够避免整改上的“空落實”。



近日,据媒体报道,江西省赣州市宁都县赖村镇的葛女士带小孩去镇中心卫生院看病,没想到卫生院开出来的竟是过期药。卫生院医生更是回应说:“药是中成药,副作用不大。”对此,宁都县“五型”办介入调查,院方已退回全部医药费,宁都县市场监管局对赖村镇中心卫生院进行立案查处。

这正是:小孩生病去就医,开出药品竟过期。用药安全要保障,清点盘查严打击。文 @木刀



更多三农评论,敬请关注农民日报社评论部微信公众号:重农评。

乡村文化建设期待更多的“余秀华”

□□ 吕河昕

的遐想,进而描绘出充满想象的画面。在他们的诗句中,乡野是活的。枝头的飞鸟,轰鸣的收割机,油烟滋滋的农家灶,似乎都在倾诉着自己的故事。在他们的诗句中,乡野是值得留恋的,有羊群作伴,有犬吠自由,有亲人在身边嘘寒问暖,离家远行的游子因为带不走故乡,无奈把一腔思念化为绵绵乡愁。

诗以言志,文以载道。文学文艺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于无形中打动人心。从个人角度来说,李松山们有志趣有思考,即使拥有的物质财富较少,依然可以活得坦然乐观。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角度来说,李松山们的创作传递出了乡村群众的情绪和感受,并且具备一定的美学价值,能够丰富乡村文化,滋养乡村偏沉寂的心灵。

他们是乡村文化的建设者。网络下乡是一把双刃剑,在把好的、先进的文化生活方式带进乡间的同时,也将一些不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打包”兜售给了乡村。留守儿童缺少大人管束,接触游戏后沉迷其中;辍学青年也做“低头族”,没钱却要打赏网红。长此以往,不仅传统民俗文化无人继承,日渐式微,有益身心的、健康积极的公共文化也可能无人建设。无心插柳柳成荫。李松山们并不一定都想成为诗人,但他们愿意观察乡野、体味生活,这种生活态度本身就能为其他人树榜样,营造出良好的文化氛围。再加上他们的诗作多质朴、无矫饰,与乡村生活劳作息息相关,能够承担文化乐民和文化育民的功能,为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做出贡献。

他们是乡村与城市灵魂的沟通者。诗歌、文学有什么用?它是人类情感和灵魂的寄存处。它可以让天涯南北、身份各异

的人抹消外在、物质层面的差异,进行灵魂层面的直接对话。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有对生活的达观,如“云游青山看夕阳,斜阳田间闻麦香”;都有困境中的小确幸,如“这些美好的事物仿佛把我往春天的路上带,所以我一次一次按往内心的雷”;都有暗夜里的纷繁思绪,如“夜是一个动词,被月光反复琢磨懂懂的时刻”。这些诗句背后的乡村不再是无声的、刻板的,而是鲜活的、充沛的。这样的诗歌,是乡村袒露心声、打破城乡文化界限的密码。

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呼唤更多乡土诗人!公共文化建设是激发乡村活力、实现乡风文明的内在动力。在奔向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乡村环境越来越美,乡村文化也应该百花齐放。政府部门应该通过图书送报下乡、开设公共图书馆、建设文化广场等方式,完善公共文化设施和服务,为农民阅读和学习提供更多便利条件,孕育出更多的乡土文化人才。同时,巧妙运用李松山们等乡土诗人的“名人效应”,组织他们在当地文化娱乐活动中“引领潮流”,吸引更多本土人才加入到乡村公共文化建设中来。

优化乡村治理要答好三道题

□□ 刘阳

“乡村治,天下安”,乡村治理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程。近日,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提供了指导意见。基于乡村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特殊性,笔者以为,推进乡村治理必须营造良好环境,答好三道测试题。

解决好农村带头人的选择题。原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是村民公选、党组织认可的好带头人,曾在夜里2点召集党员干部开大会,发动全村人奔赴全国各地购进原材料,一个会议带领全村赚了一个亿。他坚持走以集体经济为主的共同富裕道路,带领华西村由负债累累的贫困村发展为“天下第一村”。“火车快不快,全靠车头带”,乡村带头人这道选择题,回答得好与不好,直接影响到乡村发展的成败。建强村级党组织,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选优配强农村党组织带头人,是推进乡村治理的关键第一步。

解决好破除“村霸”的纠错题。近日,电视剧《破冰行动》热播,剧中以林耀东为首

的宗族“村霸”侵蚀基层政权,更带上村民走上制毒的违法犯罪道路,将塔寨村变为“全村村霸”。现实中不少“村霸”横行村里,为非作歹,令村民深恶痛绝。“村霸”不除,百姓难安。推进乡村善治,必须根除这些破坏党和政府形象、侵害群众利益的绊脚石。当前,在打黑除恶和反腐的大背景下,中央兼顾“打虎”和“拍蝇”,积极行动铲除“村霸”,净化农村政治生态,和谐乡村建设未来可期。

解决好移风易俗的问答题。据统计,在一些地方,乡村的人情礼金已成为村民的第二大支出。此外,婚丧大操大办,天价彩礼,厚葬薄养,“闹伴娘、整新郎”等农村陋习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也显得愈发扎眼,困扰着群众越来越好的幸福生活。移风易俗这道问答题如何破解?关键是要优化乡村治理的环境,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引导农村形成新风尚。具体说来,就是要以村规民约和村庄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为载体,深入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发动群众凭自身力量向陈规陋习宣战。

「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不只是情怀



又到毕业季,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叶敬忠的一篇《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的致辞近日在朋友圈刷屏。

文中,他引用了罗伯特·费舍尔1983年出版的著作《农村发展:以末为先》中的一句话,“要尽可能把自己看得不重要,要尽可能像弱者或穷人那样感受世界!”因为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了解弱者或穷人的社会现实和生活世界,我们才能够理解弱者或穷人的生计压力和生活需求。

一篇大学的致辞能够被刷屏,其内容一定不仅是对于大学毕业生的期望和祝福,也必然戳中了这个社会的痛点。就像当年华中科技大学“根叔”的那么多“请记住”,还有人民日报社前副总编辑卢新华在北大那篇《在怀疑的时代依然需要信仰》的演讲皆是如此。借校园一隅之地发出的正是当下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一种声音,普罗大众亦能感同深思的一些问题。

叶敬忠所提及的“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恐怕也是当今社会一种比较稀缺的情怀。人天生有怜悯之心,人们同情弱者、关怀弱者、帮助弱者,但是却很难真正尊重弱者,尤其是对弱者的处境感同身受。所以我们往往不能理解,为什么明知是高危、高毒行业,还有大量农民争先去应聘;我们常常容易鄙视,那些宁愿穷死也不愿改变现状的贫困户;我们甚至还会唾弃,背井离乡外出务工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的父母。其实,很多时候不是贫穷限制了他们的视野,而是所谓的“强大”禁锢了我们的内心。

而一旦这样的思维影响到很多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时,则会进一步加剧弱者的“弱势地位”。我们很多好的政策,在基层执行中出现了走样偏差,往往与此不无关联。“厕所革命”改善民生,但是有些地方冬天天气寒冷,安装的水冲式厕所容易被冻住,农民上厕所还得烧热水化冻,清理化粪池又增加一笔不小的开支;前两年北方地区推进清洁能源“煤改气”,结果很多地区“一刀切”,导致要么是拆了燃煤炉具却遭遇气源短缺没气用,要么是费用高昂有气也用不起……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本是为民,却变成扰民;本是政策利好,却让群众不堪其扰。说到底,是事件中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缺少换位的“穷人视角”和“弱者思维”。凡事过于从自己的理解出发,从宏观需要出发,忽视了“受众”的接受能力和普通老百姓的核心需求。

如何对待弱势群体,从个人来说,反映的是个体的修养;从社会来说,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从整个国家来说,则是一个国家真正强大的重要标志。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最关键的就是要建立一种“同理心”,这需要个体的践行,社会的努力,更需要倡导建立相关的公共政策导向。这不只是强调要加大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和帮扶,更重要的是平等地对待弱势群体,倾听他们的声音,理解他们的选择,尊重他们的意愿,发现他们的价值。

像弱者一样感受世界,不应该只是一种情怀、一种道德,更应当成为一个标尺、一种制度。近些年来,在“三农”工作中,中央一直反复要求:“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很多涉及到普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重大改革,都必须坚持这样的基本原则。既要问问农民愿不愿意干,也要多咨询他们怎么办?在制定落实政策过程中要明确树立起“他们想要怎样,而不是我想要他们怎样”导向。如果农民实在不理解、不接受,那就不妨缓一缓、放一放,而不是指责农民不感恩、觉悟低,甚至不顾农民意愿盲目强行推进。

叶敬忠说,“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穷苦生活体验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明白穷苦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是的,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应该努力去保持这种态度,建立这种信仰。因为,这也关切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关于弱者或者说弱势群体,在百度词条里虽然有明确的定义,但是实际上“弱势群体”有时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何个体在更强势个体面前都可被认为是弱势群体,在一定的条件下,强势群体也可转变为弱势群体。

陈道明曾经在做客杨澜访谈录的时候说:其实演员是弱势群体,经常被拖欠片酬,甚至拿不到钱;2015年的全国两会上,时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建国也曾半开玩笑地说:“银行也是‘弱势群体’啊!”客观地说,演员和银行自然不会是弱势群体。但是在生活中,无论是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掌握着某些公权力和资源或者具有身份优势的所谓“强者”,其实有时候他们也会陷入到“弱势”一方的境遇中。如此,我们才更需要在社会中倡导“以末为先”的理念,尽可能做到“把自己看得不重要”,尽力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好包括“弱者”在内的每一个人的基本权利。这不只是“强者”的胸怀和格局,更是维系我们大家的生活秩序、保障每一个人的利益的重要依托。

施维



“五月,我化身为镰,亲吻季节的锋芒。每一块云都蘸满深蓝的水,每一穗麦子都挂着金色的太阳……”很难想象,这样清新脱俗的诗句来自一位因病辍学的河南农民之手。他叫李松山,今年39岁,因为一首首取材乡野、趣味得当的诗句而为网友所知。

李松山并不是第一个成名的农民诗人。从写出《月光落在左手上的》乡村女诗人余秀华,到《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百人团选手王海军,信息时代将这些乡村诗人送到了大家面前。他们都生活在乡村,命运多坎坷,生活亦清苦,并没有多么高超的文字表达技巧,却凭借一颗充满诗意的